



春山不小 金曲依在

■ 任立晨

今天,201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,在我的微信朋友圈中,一位前辈师长发出了这样一则令人沉痛的信息。上海曲艺名家小刘春山与世长辞,享年93岁。

说到小刘春山这个名字,首先让热爱滑稽的戏迷想到的就是他的父亲刘春山。刘春山是上海滑稽早期的杰出人才,堪称滑稽界的功勋先驱。他所开创的“潮流滑稽”和“唱派滑稽”不仅为后世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艺术财富,而且在他艺术旗帜感召下,后来的诸多滑稽演员步其后尘,撷其精华,又进一步地把他的艺术流派发扬光大了。而在刘春山这一脉的开枝散叶上,他的儿子小刘春山无疑是嫡传者之一。刘春山当年的杰作《一百零八将》,我们今天已经无缘听到,但是通过小刘春山的录音,我们能够领略到当年“潮流滑稽”究竟是何等的风采迷人!当然,小刘春山在传承父亲衣钵的过程中,也有许多属于他个人的创造和发挥。滑稽演员擅长唱的有不少,但是能像小刘那样,对于九腔十八调不仅均有涉猎,而且学一样像一样,像一样精一样,大有青出于蓝之势,却是为数不多、凤毛麟角的。这一点,从上世纪四十年代他的一个段子《开无线电》中就可以说明问题。他对很多戏曲唱段临摹的逼真程度是



有口皆碑的。甚至连沪剧泰斗王盘声都曾当面感谢他:当年我的《志超读信》能走红,一多半是靠您在电台播音的功劳!小刘春山不仅唱得好,而且还很富有社会责任感和正义感,这一点他也是继承了他父亲的优良传统。刘春山当年为了讽刺卖国贼汪精卫,编唱过《汪家大出丧》;而小刘呢,当年面对物价飞涨、奸商囤积居奇的社会“怪现象”,用怪调高唱一曲《骂米蛀虫》。要知道,这在那个统治暗无天日、艺人命比纸薄的旧时代,唱这样的作品,须何等的勇气和魄力啊!这一笔历史,足以让小刘春山在上海曲艺史上留下永载史册的荣光!

小刘春山在艺术上是精湛的,然而他的人生却相当坎坷。身为和姚周、杨张笑沈齐名的一代滑稽名家,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和滑稽舞台绝缘,又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和滑稽舞台若即若离,实在不能不感慨于造化弄人。好在,在他

步入耄耋高龄的晚年,他终于还是有可能会回到滑稽舞台上,奉献他的余光。

小刘春山和上海电台的《滑稽档案》节目,缘分颇深。2006年档案100期听众演员联谊会,小刘参加了;2012年档案300期上海绕口令专场,小刘也参加了。除此之外,在小刘的暮年,他还十分关注于对于滑稽艺术发展现状的思考,对于滑稽界后生晚辈的传授。早年间,在小刘春山最红的时期,他就收过很多弟子,弟子们被称为“春山辈”。而近些年来,他又继续开放门户,从专业和业余队伍中收了不是少优秀的弟子。不仅在于形式上的收,他还不顾年老体衰,亲自给学生“压”任务,给学生进行示范,充分体现出一个老演员的风格风范。

对我来说,和小刘春山没有很多的交往。但是因为经常在上海滑稽剧社参加活动缘故,和他也还是有几面之缘的。印象最深的是,有一次我演唱《一百零八将》,他很感兴趣。尽管我唱的《一百零八将》不是春山派这一路的,但是那天他还是兴致勃勃,主动叫我坐下,把他父亲和他自己当年演唱这段《一百零八将》的体会向我“竹筒倒豆子”般地讲述出来,让我深受启发。

花开花落,人聚人散。如今,小刘春山老师永远地离开了,愿他一路走好,在天堂里和那些已逝的滑稽同道们相会。从此后,一曲《金铃》上九重,天堂可聚《梁山》将。

就是那一只蟋蟀

■ 姚琳勇

赶去市场,买来了几个蟋蟀盆,把捉来的蟋蟀养在盆里。

我把一根牛筋草,抽出纤维,去刺激蟋蟀使它兴奋起来,张牙、双翼展翅,但不能飞,与另一只斗,磨砺精彩,万物生灵,斗与和,声和行为,同蝈蝈儿分享,斗后欢歌笑语。

从农家乔迁小区近5年了,却还能年年至秋有蟋蟀鸣,听来听去很好听,没有风的话,就在竹子里的小区里,有月亮就悬挂树梢上。

露下清秋韵正晚年,就是那一只蟋蟀吧!含情深、生生不息;鸣床头、夜眠不成寐,叫声相伴终老呵!

高秋晚间,我和妻散步在小径,四周清静,唯独不断听到秋草中的蟋蟀声,“唧、唧、唧……”故园风露深,声声有所思,引发我俩一段对话:

“就是那一只蟋蟀吧!”

“是啊!它秋秋跟着我们。”

“为啥?”

“因为地基是我们原来的农田,是它老巢穴么。”

哦!让我我不禁想起:往年每当入秋,萧萧秋风吹动荷叶,送来阵阵寒意时,城里有许多人拿了手电筒、凿子、网兜来农田捉蟋蟀。我家的自留田里中的冬瓜的藤被翻得乱七八糟,还有石阶下,被搞得一塌糊涂……

这些人说:七宝地区的蟋蟀斗起来最厉害。

这些人常在黄昏、三更,不怕蚊虫咬,有时风吹雨打,也坚持,借着手电筒光,用长凿子,在瓜藤下轻轻地找出蟋蟀洞穴,迅速用网兜罩住,用电光引蟋蟀出洞,然后逮住,关在竹管里,回城参加“虫斗”。

蟋蟀吟芳彻,芙蓉落碧池。也引发我的秋趣浓浓,兴致勃勃地



■ 篆刻

黄志斌

桂花苑

刊头书法 王伟平

九

1987年上海的报刊市场,和全国的报刊市场一样,受市场经济的影响,出现了“八仙过海、各显神通”的局面,不少报刊杂志与出版社,为了吸引读者,提高发行量,发表与出版了一些违背读者审美观的作品,甚至出现了逆伦理道德的淫秽邪恶的东西,与人性的“真、善、美”、与党的宣传宗旨相悖,舆论导向出现了偏差。

这一年,由李连杰主演的电影《少林寺》引起了少林功夫热。有人看了五六遍,甚至十七八遍,离家出走少林寺拜师学艺的孩子不在少数;男孩子都梦想成为武僧。

这一年,日本故事片《血疑》使山口百惠成为中国的超级偶像,满大街“幸运衫”“幸运头”“光夫衫”“大岛茂包”,差点淹没了我们自己的民族特色与传统美。

这一年,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玫瑰梦》中,充满着露骨的淫秽色情的描写,令人不堪入目,严重腐蚀了青少年纯洁的心灵。

这是党和人民不能允许的,必须大力整顿与及时纠正。

戚泉木第一个受命报到后,新闻出版局又先后调来几位报社的编辑、记者,配合他一起工作,其中《解放日报》的陈政森后来成了戚泉木的好朋友。

整顿开始了,正式出版社被查禁的淫秽色情图书三十多种,六家出版社停业整顿,查处因刊有淫秽色情描写或封面插图低级下流的期刊一百三十多种。

整顿告一段落时,上海的文化市场上尚有公开期刊六百多种,内部期刊四百多种,公开报纸八十多种,内部报纸二百多种。

作为报刊检查部门,任重道远,需要加强对报刊市场的日常监督与检查,要防止反弹。

这可是一项得罪人的事,发现问题而不严厉查处,是对党和人民的犯罪;严肃处理吧,必将涉及到媒体的生死存亡,涉及到编辑、记者与作家、作者手

中的“饭碗”。所以整顿告一段落后,从报社借来的人员基本上都不肯再留下来。报刊处先后调来了十位同志,但队伍仍然难以固定。为加强领导,新闻出版局先后调来沈宪华、柴建民、戚泉木、肖国瑛、王金才五个处级干部。

“打铁先要自身硬”,报刊处迅速建立了党小组,指定戚泉木担任首任党小组长,负责每周半天的政治学习和每月一次的党组织生活。为稳定队伍、理清思想,戚泉木带领报刊处全体党员和群众前往闸北公园参观《革命史料馆》,还撰写相关的文章,在学习中交流,公开发表在党刊上,其中有篇题为《在烈士面前想一想》,先后被《支部生活》与《组织生活一百例》选用,其中写道:

过去总觉得在机关工作工资低了一点,奖金少了一点,工作忙了一点,不如在基层实惠;在革命烈士面前想一想?就深感惭愧,无数先烈为了共产主义事业抛头颅、洒热血,未看到今天的幸福生活,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舍不得抛弃呢?

戚泉木的主要工作是对文学类,文化类期刊进行日常管理和审读。他带领大家一起深入市场,进行巡查与监督。上海市一些文学类、文化类期刊,规格比较高,担任主编的不是著名人士,就是大学校长,例如《收获》由文坛泰斗巴金担任主编,《海上文坛》由中国作协副主席、上海作协副主席、上海人大常委会叶辛担任主编,《上海文学》的主编先有著名评论家周介人担任,后是上海作协副主席、著名诗人赵丽宏担任。戚泉木作为作家,都和很熟悉,所以双方容易沟通,工作起来比较顺利。

不少总编与社长尊称报刊处是“新闻检查官”,这使戚泉木更感到肩头分量的沉甸甸。

然而,作为“新闻检查官”,尤其是与文学打交道,可不是单单用手电筒去照人家,自身这把“手电筒”也要电源充足呀!文学是门博大精深的研究人的大学问,没有一定的文学素养与创作的实践,没有清晰准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,就别来揽这些细瓷器!同事们首先就不服你。

要管好市场,首先要抓审读。几十年的业余文学创作实践经验,使他手中的那把“手电筒”得以电源充足。在担任“检查官”的那段日子里,戚泉木阅读了大量的报刊杂志与书籍,他一边从优秀的作品汲取营养,一边敏锐地发现潜藏在有些“作品”中的谬误,写了不少审读报告,其中那几篇题为《青萍一点微微发,万树千枝和根拔》《决不能任“黄色浊流”泛滥》的评论锋芒锐利,从宏观上进行了揭露与警醒:

前一阶段,有些出版社和杂志社不顾社会效果,要钱不要后代,出现了一股“黄色浊流”。这些作品绘声绘色地描写性行为,露骨地宣扬淫秽色情形象和凶杀暴力,严重地毒害青少年,引起社会舆论的强烈谴责。最近党和政府一手抓“扫黄”,一手抓繁荣文艺,活跃文艺生活,查禁各种“精神毒品”,扫除各种“文化垃圾”,群众拍手称快。但是,尚有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,影响着人们的头脑。

在灿烂的历史长河中确有不少传世佳作,随着主题的深化和人物形象的刻画,对性爱进行适度的描写。这种描写往往是对纯真爱情的歌颂,对低级、下流的痛斥,对传统道德的颂扬,对道德败坏的鞭挞,这种性爱的描写属于审美的范畴。

今天的淫秽读物简直是精神鸦片,有的几乎通篇描写各种强奸、淫乱、凶杀、偷盗、犯罪活动等淫邪情欲的具体过程,充斥色情淫荡内容。这种“精神鸦片”只能危害青少年身心健康,诱发犯罪,腐蚀和毒害青少年的思想,除此,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?

“青萍一点微微发,万树千枝和根拔。”微风起于青萍之末,但增大之后都可以把大树连根拔起。如果我们放任这股“黄色浊流”泛滥成灾,就会人变要变质,国要变色。我们应该引起警惕。

肝胆倾

■ 汤雄

GAN DAN QING

